

演唱会

第三本



演唱会 第三本 《演唱会》編委会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烏魯木齐胜利路 124 号）

新疆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7}{8}$

1965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1—8,000

統一书号：T10098·10 定价：0.22 元



演唱会

第三本

目 次

独 幕 话 剧

心连心.....新疆军区某部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1)
吕 紹 堂 执 笔

独 幕 郿 鄂 剧

人人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农五团业余宣传队创作 (25)
文艺代表队改编

相 声

新疆好地方..... 刘志良 (36)

对 口 词

志在边疆..... 农 兵 (45)

歌

亚非拉人民一定要解放...胡松华词 烏斯滿江曲 (50)

木沙坐火车.....周 吉词 刘友安曲 (52)

写封信儿寄给妈.....猛进农场上海支边青年词 (55)
雨 文 曲

曲

耕读学校就是好.....泉 水词 贺 声曲 (61)

音 乐 常 识

怎样识简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农村音乐辅导小组 (62)

心 連 心

(独幕话剧)

新疆军区某部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吕绍堂执笔

时间 一九六三年夏。

地点 天山脚下的一个人民公社。

人物 陈永胜——解放军团政委，三十八岁。

张利民——解放军战士，二十一岁。

路虹——记者，三十二岁，陈永胜妻。

托克塔洪——维吾尔族，老贫农，四十八岁。

吐逊汗——维吾尔族，四十五岁，托克塔洪妻。

阿曼古丽——少先队中队长，托克塔洪女。

布景 托克塔洪的家。一间新疆农村常见的土平房(剖面)，房子里的陈设富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土炕上面有一小桌，炕右边是做饭的土灶，正面牆上挂着毛主席象。房子右边可通里间。翠綠的葡萄架搭在门前，架下有乘凉的小土台。土房左前侧，挺立着一株參天的白杨树。白杨树下横着一排柳枝编的篱笆，篱笆围着盛开的向日葵。土房后面是一道高大的堤坝。远处可望到

白雪皚皚的山峯和綠濤滾滾的田野。

幕启 在歌唱解放军的歌声中，传来解放军助民修坝的劳动号子声，夹杂着流水声。

吐逊汗 （铺桌单，摆碗具，然后走到灶旁，尝抓饭）嗯，熟了。大块羊肉，羊尾巴油、黄萝卜，杏干，葡萄干（得意地）哟！多么香的一锅抓饭呀！（号子声又起，吐逊汗走出门）多么好的军队呀！解放军同志的心就象长在咱身上，对社里的事比咱社员还操心。去年一听说发洪水，连夜赶来抢修堤坝，要不是同志们哪，社里的万把亩庄稼早就喂了洪水。今年洪水没来，就把自己的事放下，前来给咱们整理堤坝，挖河道，多好的军队呀！他们已经整整干了两天了。今天我给同志们做了顿抓饭，表表咱社员的心意。（眺望远方）哎，解放军同志啥都好，（装生气）就是有一点叫我不顺心，光给咱们社里干活，不吃咱的饭。（转笑）同志啊，今天要不吃我做的饭，就不放你们走。（笑着走进屋）

〔阿曼古丽赤着脚，肩搭皮靴，提着个空水葫芦跑上。〕

阿曼古丽 阿囊！阿囊！（跑进屋）

吐逊汗 哦哟，阿曼古丽，我的小鸟飞回来啦！

阿曼古丽 （天真地）报告阿囊同志，给解放军叔叔送水的任务我完成了。

吐逊汗 哦哟，我的好孩子，累了吧？

阿曼古丽 不累！（放下水葫芦）哎哟！（捂住被石片划破的赤脚）

吐逊汗 （忙扶阿曼古丽坐下）脚上划了这么多血口，你下水了？

阿曼古丽 嗯，解放军叔叔忙着在水里干活，我们少先队就把水送到他们跟前。他们不喝我们就不上来。

吐逊汗 做得对呀！真是个好孩子。

阿曼古丽 （听到表扬，兴致更大）我们还给解放军唱歌跳舞呢！（起身跳起来）

吐逊汗 哎哟哟，脚也不疼了。

阿曼古丽 不疼了，我们要向解放军叔叔学习呢！

吐逊汗 对，我们要好好向解放军学习。

阿曼古丽 嗯。

吐逊汗 解放军可是咱们的亲人哪，要没有解放军，哪有今天（深有所感）阿曼古丽，阿曼古丽，你知道为啥给你取这个名字吗？

阿曼古丽 我知道，为了记住解放军的恩情，才给我起的这个名字。“阿曼古丽”就是“新生的花朵”，对吗？

吐逊汗 对，对呀！（若有所思的）那是十三年前的事啦！一提起这事，就使我想起了老陈，他是一个多好的人呀！噯，阿曼古丽，工地上来那么多解放军同志，你打听打听，有没有咱们日夜思念的老陈，他在哪个部队上，今天来了没有？

阿曼古丽 是，保证完成任务。（拿上靴子要走）

吐逊汗 噯，阿曼古丽！（拿苹果给她）

阿曼古丽 我不吃，我给解放军叔叔送去。（跑下）

吐逊汗 慢点，慢点 小心飞折了你的翅膀。

〔后台声，托克塔洪：慢点，哪去？

阿曼古丽：阿大！

托克塔洪：吐逊汗、吐逊汗！

〔托克塔洪上，吐逊汗听到喊声，忙藏到门后。

托克塔洪 吐逊汗！吐逊汗！抬把子呢？

〔进屋，见没人，走出，吐逊汗忽然从门后出。

吐逊汗 啾！（托克塔洪被吓的向后闪身）哈哈！哈哈！你这匹老马，什么时候才能套上缰绳，安生一会儿呀！

托克塔洪 安生！安生！我倒是想歇一会儿，可是堤坝不修好，一旦洪水来了，它就会张着大嘴吃掉公社的庄稼，你说，我现在能歇得住吗？（要走，吐逊汗拉着托克塔洪的腰带）

吐逊汗 你给我回来。（从上至下打量托克塔洪）啾吧！瞧你这双眼，熬成了个樱桃了。

托克塔洪 解放军同志也没有好好休息，你要心疼还是多心疼心疼解放军吧！

吐逊汗 我都心疼，一天没回家了，饿坏了吧？

托克塔洪 不饿，饿了我这里有馕，（摸摸腰中的馕）给解放军做的饭，做的怎么样了。

吐逊汗 尝尝去，包你吃一碗还想吃第二碗。

托克塔洪 啾！我得看看。（揭开锅盖）啊呀，好香的抓饭呀！我得尝尝。（洗手，吐逊汗盛抓饭，托克塔洪接过盘子尝抓饭）好，亚克西，很好，我算找了个好老婆。

吐逊汗 会做抓饭！

托克塔洪 不，还是只百灵鸟，会唱歌。（哼着维吾尔族歌曲，

学吐逊汗跳起来)

吐逊汗 别闹啦!

托克塔洪 哈哈，(轉話題)哼，請解放军吃饭，可是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呀!

吐逊汗 唉呀呀; 这个“任务”可真难完成。也不知是哪个首长给解放军立下的这个规矩，光给咱们公社干活，不吃咱的饭。

托克塔洪 动动脑子吗! (思索，忽然想起) 上次請路同志，不是——(做关门吃抓飯状) 啊，哈哈……

吐逊汗 噢，(领会其意) 哈哈……

托克塔洪 告诉你，这回路同志又来了。

吐逊汗 又来了? 她这回来干什么呀?

托克塔洪 专区报社派她来，要她把解放军助民防洪修坝的事迹写成文章登报呀!

吐逊汗 好哇! 写吧，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把天下的河都变成墨，也写不完解放军对咱的恩情呀!

托克塔洪 嗯，是啊! (走出屋去拿抬把子)

吐逊汗 噢，托克塔洪，别忘了把路同志請来吃抓饭。

托克塔洪 嗨! 也给了我个任务。(把抬把子頂在头上，唱歌下)

〔吐逊汗从房后拿一把柳条，进屋編抬把子。〕

〔陈永胜、张利民上。〕

陈永胜 (站在壩上远望) 好大的工程呀! 同志们都在那边抢修堤坝，小张，走，咱们赶快投入战斗去。

张利民 陈政委，司机同志说，不能耽误时间太长，今天还要赶到师部。

陈永胜 赶得到，我早就计算好了，今天足足可以劳动半天。

张利民 明天你要启程到北京去观礼，你又是刚出医院，还是多休息休息好。

陈永胜 哈哈，休息！小张，同志们都在紧张的进行防洪战斗，可是你却让一个指挥员坐到一边儿休息，这象话吗？

张利民 这……

陈永胜 小鬼，到老乡家去给我借把砍土曼来，我先到工地去啦。（欲下）

张利民 政委！

陈永胜 还有事儿吗？

张利民 等会儿我想請个假……

陈永胜 干什么。

张利民 看看我认识的一个老乡。

陈永胜 他叫什么名字呀？

张利民 他叫吐克塔洪。

陈永胜 托克塔洪，就是去年和你一路上山支前时，送给你传家宝羊皮水袋的那个托克塔洪？

张利民 嗯，听说他就住在这一带。

陈永胜 （感叹地）噢，多年不见啦！小张，劳动完咱们一块儿去。

张利民 怎么。政委，你也认识他？

陈永胜 嘿嘿，小鬼，比你的交情老，快借砍土曼去吧。
（下）

张利民 是。（听到屋里传出歌声，冲着屋里喊）老乡，老

乡。

吐逊汗 (应声出, 热情地迎上去。张利民忙向吐逊汗敬礼, 吐逊汗欣喜异常) 啾江, 我的好同志, 你们辛苦了?

张利民 阿囊, 我还没劳动, 辛苦啥!

吐逊汗 哎哟哟, 两天没好好休息了, 大坝修得象座山, 还说没劳动。瞧, 小同志(心疼地)你的眼睛也熬成个樱桃啦!

张利民 阿囊, 那是坐汽车让风沙吹的。你有砍土曼吧, 借给用用。

吐逊汗 有啊, 有啊, (进屋, 忽然想起请解放军同志吃饭的事, 冲着屋外说)小同志, 你多等一会儿。(盛抓饭, 欲出屋)不行, 一端出去, 他保准撒腿就要跑。
(忙把抓饭放下)

张利民 跑?(误会)阿囊, 我们不会拿跑。用完就保准给你送回来。

吐逊汗 (吞吞吐吐, 解释不清)不, 同志, 不是怕你拿跑, 我是怕……

张利民 (紧接上)怕用坏是不是? 不会的, 我们政委可是个劳动的好手, 他还是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模范呢!

吐逊汗 你这小同志说话尽给我打岔。

张利民 阿囊, 我不是打岔, 我说的是实情, 再说解放军还有三大纪律——

吐逊汗 (接说)八项注意是吗? 十三年前我就知道了。
(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笑)

张利民 (随笑)那就借给我们用用吧。

吐 逊 汗 行，行啊（旁白）可是請解放军的任务……

张 利 民 （見吐逊汗有难色）看她准是有困难。

吐 逊 汗 （旁白）这可怎么办呢？

张 利 民 我还是到别处去借吧！阿囊，你忙吧！（欲下）

吐 逊 汗 哟，小同志，你回来，（装生气轉笑，旁白）我得想个法子说服他。（走到张利民身边）小同志，你是不是个老八路呀？

张 利 民 老八路！（靦腆地）不是，打日本鬼子那阵儿，我才刚生出来，孬孬的小娃娃。

吐 逊 汗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是老八路，（装生气）要不，你一出口就伤阿囊的心。

张 利 民 （不解地）我伤了阿囊的心？

吐 逊 汗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张 利 民 我说阿囊要是有困难，我就到别处借去。

吐 逊 汗 （装生气）到别处借，谁家都跟我一样。

张 利 民 都怕弄坏？

吐 逊 汗 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

张 利 民 看成老妈妈呀！

吐 逊 汗 不，看成老落后了！

张 利 民 我？哎呀，糟糕！（心急地自語）砍土曼沒借成，倒惹出麻烦来了。

吐 逊 汗 （一旁偷笑，然后又一本正經）小同志，你想想，有东西不借给你们还借给谁用？十三年前，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贼娃子；把我们救出了苦海。土改时，又帮助我们打倒了恶霸地主，我们穷人才翻了身，为了办好合作社，解放军又送来了崭新的

农具，高头大马，满车的种子和肥料……成立人民公社以后，不管挖水渠，修水库，不管春耕秋收，同志们都来帮忙，哪一颗粮食里没有解放军的汗水呀！

张利民 阿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吐逊汗 这次，你们又连夜赶来帮我们挖河修坝，你借砍土曼是为了帮助我们修坝防洪，难道阿囊没这个心，你真是——

张利民 （无可奈何地）我——阿囊——刚才算我说错了一句话，我向你道歉。（行礼）

吐逊汗 （大笑）那以后可要听阿囊的话呀！

张利民 好，我一定听阿囊的话。

吐逊汗 听我的话？你这是在骗我，跟我说假话。

张利民 我怎么会骗阿囊呢？

吐逊汗 阿囊叫你干啥，你就干啥？

张利民 我以战士的身份向阿囊保证能做到，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吐逊汗 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就到屋里拿去吧。

张利民 砍土曼在屋里放着？

吐逊汗 （顺口答）嗯，嗯。

张利民 谢谢阿囊！敬礼！（快步跑进屋里）

吐逊汗 （眼上去，堵住门自语）哼，这回不吃阿囊的抓饭，看你刚才说的话可怎么收口。（自己暗笑）哎哟哟，哪见过这样请客的！

张利民 （找了几处没找着）阿囊，砍土曼放在哪儿呢？

吐逊汗 在——，在桌上。

张利民 (看桌) 阿囊，桌上淨是碗和盘子。

吐逊汗 在鍋里。(暗笑)

张利民 (大笑、自語) 这个老妈妈尽和人开玩笑，谁家的砍土曼放在鍋里？(揭鍋盖) 啊！阿囊，鍋里是“抓饭”，我要的是砍土曼。

吐逊汗 我知道，小同志，你刚才不是下保证听阿囊的话吗？现在你听我的话你就做：(慢) 快给我到桌上拿个盘子，到鍋里盛上抓饭，好好地吃上一顿。

张利民 阿囊，你在这里等着我啦！你对解放军的盛情我领了，可我还有任务。(正欲出門)

吐逊汗 我也有任务。(推开张利民，趁势关上門)

张利民 阿囊，别关门！

吐逊汗 小同志，好好吃吧，我保证给你拿把光洁发亮的砍土曼。(走到篱笆后取砍土曼，边走边喊) 托克塔洪，噢，托克塔洪……

张利民 (听喊托克塔洪，急叫) 阿囊，你回来，你刚才叫的那个托克塔洪是不是去年支前的那个老模范托克塔洪啊？

吐逊汗 是呀！哎，你怎么认识他的？

张利民 他还把祖传的羊皮水袋送给了我呢。

吐逊汗 (恍然大悟) 噢，你是不是小张同志呀！

张利民 是呀，你快开门吧。

吐逊汗 (狂喜地) 哎哟哟，我的好同志，我们想了你多少天了！(門刚拉开，张利民正要出，吐逊汗又連忙关上) 今天阿囊委屈你了，你呀，好好吃抓饭，

我帮你叫托克塔洪去。哎哟哟，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呀！（边喊边下）托克塔洪……托克塔洪……

张利民 阿囊，你别走哇！（拿小棒拨门不开，大叫）哎，同志们，开门啦，这里有一人哪！（外头反映号子声大作）

张利民 （拉门，拉不开）真糟糕！同志们都忙着防洪修坝，可是我，我算什么么！（四处观察无处出去，又到门口喊，无人）政委非刮鼻子不可，（又去拉门，无法）唉，反正出不去，也不能闲呆着，帮老乡干点活儿吧！（发现没编完的抬把，坐下编抬把，嘴里哼着歌子）

〔陈永胜上。〕

陈永胜 这小鬼借砍土曼借到哪儿去了？

〔路虹上，装束很简朴，看去精明强干，肩挎照相机。〕

路虹 老陈！

陈永胜 路虹！

路虹 你怎么也来了？

陈永胜 怎么，我不能来吗？

路虹 你不是要到北京去观礼吗？

陈永胜 是呀，我就是去师部报到的。路过这里，顺便到工地看看。记者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路虹 我是来采访你们帮助人民公社防洪修坝的。

陈永胜 噢，你们新闻工作也跟得紧！

路虹 向你们解放军学习的吗！

陈永胜 哟，路虹，你从工地来，见团部的小张没有？

路 虹 沒有。

陈永胜 这个小鬼，我叫他借砍土曼，借到哪儿去了！

〔两人找，听见歌声。〕

路 虹 谁在唱歌（跑过去从門縫一望）啊，小张在这儿呢！

陈永胜 这个小鬼，我叫他借砍土曼，他在搞什么名堂？

张利民 （听到脚步声，以为阿囊回来了，忙取盘子装着吃抓飯）阿囊，你做的抓飯真香，我吃了好几碗。

（背着門，装着往嘴里扒抓飯）

路 虹 （学阿囊的声調）吃了几碗？

张利民 两盘子，不，香得很，吃了三盘子！（装着用劲儿的吃抓飯）

路 虹（大笑）听，小张吃了三盘子。

〔陈永胜、路虹进屋。〕

陈永胜 吃饱了吗？

张利民 饱了，饱了。

陈永胜 吃饱了，该借砍土曼了吧？

张利民 （回头一看，十分尷尬）啊，政委！

陈永胜 你搞的是什么名堂？我叫你借砍土曼，你一个人关着門在老乡家吃抓飯，还是遵纪爱民标兵呢！

张利民 这是她……

陈永胜 是群众叫你吃的，是吗？同志呀，大家都在紧张的进行防洪战斗，可是你却忘了肩上的任务。

路 虹 老陈，你错怪好人了！（笑）这也是任务。

陈永胜 怎么，这也是任务？

路 虹 我上次到这里采访，吐逊汗請我吃饭，我推辞，也是她施计把我关到屋里的，说这是托克塔洪给

她的任务。

陈永胜 (安慰地) 噢,你刚才说的那个托克塔洪是不是解放前扛过长工要过饭的那个老贫农呀?

路虹 对呀!就是那个解放前受苦最深,土改时带头斗争恶霸地主的那个老贫农。当时给他分了几间新房子,他怎么也不搬去,他说就在这里解放军救了他们全家,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陈永胜 噢,对。(巡视屋里陈设,看到墙上奖状)“五好社员”“支前模范”,真不愧是个老贫农啊!(急走出屋,二人跟出)白杨树,堤坝,对,还是那间老房子。

张利民 政委,你怎么对托克塔洪家这么熟?

陈永胜 老交情了!(顺口对答,全神贯注于视察)对,就是这个地方,不错,白杨树,堤坝,流沙洞。

路虹 流沙洞?

陈永胜 刚才我沿着渠道回来,发现有块坝基渗水,当时我只是怀疑那里有流沙洞,现在肯定了,这就是托克塔洪的家,那么,那里有个流沙洞就断然无疑了。

张利民 政委,流沙洞和托克塔洪家有什么关系?

陈永胜 这个以后再告诉你吧,小张,你快去告诉王营长,让他调一个排到东边去挖草坯,我马上就来。

张利民 是。(跑下)

陈永胜 路虹,你告诉托克塔洪,等会儿我一定来看他。

(下)

路 虹 （准备关门，忽听到吐逊汗、托克塔洪的笑声）阿囊来了，让我也跟她开个玩笑。（进屋关上门，用自己的黄上衣盖在头上，坐在一旁装着吃抓饭）

〔托克塔洪与吐逊汗一前一后上。〕

吐 逊 汗 （笑）嘿嘿嘿……

托克塔洪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吐 逊 汗 （仍笑）嘿嘿嘿……

托克塔洪 （学吐逊汗笑）嘿嘿嘿……我给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吐 逊 汗 那还用问，还超额呢，你猜我请来谁？

托克塔洪 谁呀？

吐 逊 汗 就是去年你上山支前的时候，一路上照顾你的那个……

托克塔洪 是不是小张？

吐 逊 汗 对！

托克塔洪 他真的来了！

〔阿曼古丽上。〕

阿曼古丽 小张叔叔来了！

吐 逊 汗 来了，来了？
托克塔洪

托克塔洪 他在哪儿呢？
阿曼古丽

吐 逊 汗 嘘！在屋里吃抓饭呢！（三人进屋）

托克塔洪 哎呀，小张，你还跟我开玩笑哪，你看谁来了？

〔托克塔洪欲抱路虹，路虹掀开衣服大笑。〕

托克塔洪 噻呀！（尴尬地，捂着脸跑出对吐逊汗）你这个死老婆子！